

张小娴作品 小说集

ZHANGXIAOXIAN
ZUOPINXIAOSHUOJI

A卷



云南人民出版社

张小娴作品

小说集

A卷



今年三月，我的八本散文集正式在大陆出版发行，我也有机会到北京和上海跟读者见面。无论是在书店的座谈会或大学的演讲会上，我看到的都是年轻的面孔。除了对我的书提出意见之外，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书里面的爱情观。

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便有爱情。地域和方言，并不会成为障碍。关山之遥，也阻隔不了我们对爱的寻觅和追求。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纷乱和寂寞的都市里，香港、台湾、日本或大陆，也没有分别。我从来不用担心我的书离开了香港会失真，在情爱 and 文字的世界里，我们早已经超越了年龄和背景。

三月份的那一次大陆之行，许多读者也热切地问我：“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出版？”他们早已经从另外一些渠道读过我的小说了，也有读者专程托朋友从香港买回去。现在，我的八本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卖海豚的女孩》、《三个A Cup的女人》、《荷包里的单人床》、《蝴蝶过期居留》、《流浪的面包树》、《那年的梦想》和《面包树出走了》。正式授权“云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我衷心希望，你们在这些故事里找到共鸣，也找到慰藉。

常常有读者问我，我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写的时候，我是喜欢的。隔了一



序

段很长的日子之后重读一遍，我怀念的，是当时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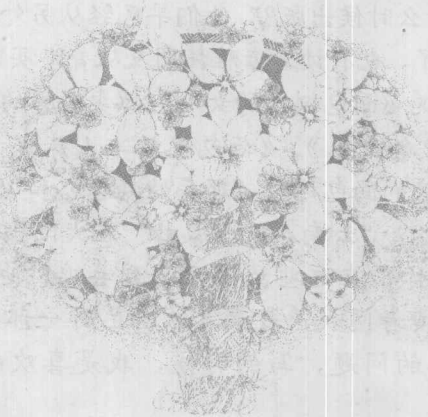
人在不同的时候，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自己的书如是，爱情也如是。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昨天收到一位女孩子的信，她说：“也许我还年轻吧，我相信两个相爱的人是可以排除万难的。”

我也相信爱情可以排除万难；只是，排除万难之后，又有万难。这是我永远相信的。

張小嫻

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

于香港家中



目录

A 卷

流浪的面包树

第一章	除夕不要来	3
第二章	爱情的琐碎	38
第三章	幸福的离别	70
第四章	最美好的爱	92
后记	飞渡千山	118

蝴蝶过期居留

一		123
二		133
三		144
四		152
五		159
六		169
七		177
八		186
九		194
十		201

那年的梦想

一		235
---	-------	-----



目录

一	243
二	252
三	262
四	271
五	278
六	286
七	294
八	303
九	311
十	321
十一	

三个 A CUP 的女人

第一章 女人与胸围同在	333
第二章 雪堡的天空	354
第三章 倒退飞的鸟	372
第四章 情人眼里出 A 级	393
第五章 你还爱我吗?	437
第六章 我会永远等你	463

B 卷

面包树上的女人

第一章 那些少年的岁月	479
第二章 恋人的感觉	497
第三章 除夕之歌	525



目录

第四章	空中的思念	554
第五章	再抱你一次	578

面包树出走了

第一章	在那遥远的岛国	621
第二章	爱随谎言消逝了	652
第三章	风中回转的木马	685
第四章	最蓝的一片天空	705

荷包里的单人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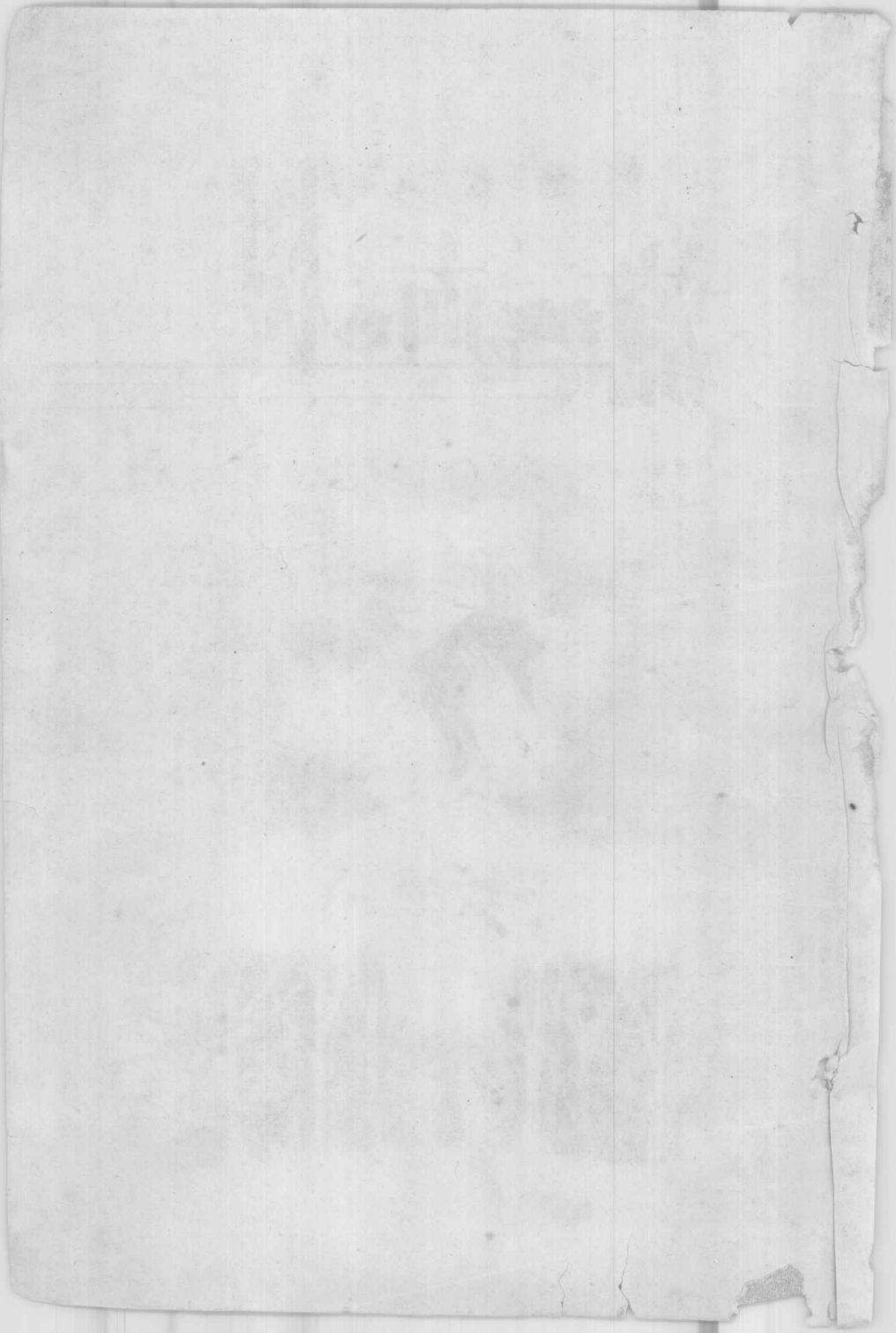
一		729
二		769
三		790
四		814
五		826

卖海豚的女孩

第一章	亡命的邂逅	833
第二章	爱情的伤痛	862
第三章	深情的呕吐	886
第四章	海豚的搁浅	913
第五章	随风而逝的味道	940

流浪的面包树







第一章 除夕不要来

1

“嘘，程韵，那个男人是不是想偷书，他看来鬼鬼祟祟的。”小哲走到柜台前，在我身边小声地说。

小哲是我的助手，从第一天开始便在书店里帮忙。来见工的那天，他戴着一顶鸭舌帽，眼神有点忧郁，看起来像一个人，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聘用了他。

我朝小哲说的方向望过去，看到一个男人。他个子高高的，架着一副大眼镜，浓密而微曲的头发出油腻腻地搭在头上，盖着耳朵，他长得瘦骨伶仃，身上的蓝格子衬衫松松垮垮。瘦成这个样子，只消用一根竹竿，便可以把他整个人挑起来，挂在墙壁上。一看他的模样，便想到他是家里堆满了书和过期杂志、半张床也被书占据着、每天跟书睡在一块而不是跟女人睡的书虫。

“他常常来吗？好像有点面熟。”我说。

“不觉得，但是，我们近来不是常常丢书吗？”

“他看来是个爱书人。”

“所以才会偷书。”小哲悻悻地说。

那个男人突然转过身去，迅速地把手上的一本书藏在怀里，然后匆匆走下楼梯。

小哲连忙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先生，你身上的书还没有付钱！”

那个男人慌张起来，使劲把小哲推倒在地上，然后没命地奔逃了。



他跑得很快，我以为他是书呆子，没想到他很能跑，虽然他跑起来很明显是八字脚的。或许是八字脚的缘故，他跌了一跤，被我赶上了，我拉着他衬衫的衣角，喘着气说：

“你还没付钱！”

他坐在地上，脸涨红了，厚厚的眼镜也歪了，那本书从他怀里跌了出来。

“你知道我们开书店是很辛苦的吗？你不该不付钱！”我教训他。

“对不起，我不想的。”他说。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控制不了自己。”他说，“可是，只要看过是好书，事后我会回来把买书的钱放在柜台上的。”

怪不得近来我经常在柜台上发现一些钱。

“写得不好的书呢？”

“那我会把它毁灭，不让不好的书留在这个世界上。”他慷慨激昂地说。

他似乎是有书的洁癖。

“你没有权这样做。”我说。

“我知道。”他用衬衫的衣角抹去眼镜片上的灰尘，忽然之间，我想起他是谁了。

“你是大近视？”

“你是……”他讶异地望着我。

那一年，林方文拿了稿酬，送了一把小提琴给我，为了能够用那把漂亮的小提琴拉一支歌，我到老师那里学小提琴，在那里认识了也是来学小提琴的“大近视”，他拉得和我一样差劲。

“你是不是跟杨韵乐学过小提琴？”我问。

“喔，是你！”他尴尬地说，“很久没见了。”

是的，那些日子多么遥远。



“你吃一片吧，我们的核桃面包做得很好。”我把面包放在“大近视”面前，又倒了一杯甘菊茶给他。

“谢谢你。”他一口气儿把那杯甘菊茶倒进肚子里，一边用衣袖抹汗。

每天下午三点钟，书店会有刚出炉的面包售卖，是小哲做的，他从前当过面包学徒，会做很多美味的面包。

除了小小的面包厨房之外，我们还有花草茶，客人可以坐到书店的阳台上，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每天下午，面包的香味都会在空气里飘荡，这已成了书店特色。

“要不要报警？”小哲盯住“大近视”，然后问我。

“大近视”尴尬地低下头吃面包。

“不用了。我们原来是朋友。他每次事后都会回来把买书的钱放在柜台上的，我们不是常常发现有些零钱放在柜台上吗？”

“那倒是怪癖！”小哲揶揄他。

“每个人都有一点怪癖吧！”我替“大近视”解围。

“每次读到写得很差劲的书，我也想把它毁灭，但是不可以啊！我不是你，不是‘杀书敢死队’。既然是朋友，你以后买书要付钱啊！”我说。

“得了！得了！”他扬扬手说。

“到别的书店也是。”

“得了！得了！这家‘面包树’书店是你的吗？”

“嗯。”我点点头。

“开了多久？”

“一年多了。”

“为什么会叫‘面包树’？”他好奇地问。

“是为了纪念一个人。”我说。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说。

“朋友都叫我大虫。”

“大虫?是不是经常在杂志上写书评的那个大虫?”

“对了!”他得意地微笑。

“你的书评写得很好,我是你的读者。”

我连忙告诉小哲:“原来他便是写书评的那个大虫。”

“是吗?”小哲对他好像有点改观了,他常说大虫的书评很有见地。

“你提过的书,很多人来买。”小哲说。

“是吗?”大虫沾沾自喜。

“你还在学小提琴吗?”我问大虫。

“没有了,我根本没有天分。”

“我记得你说过的,是因为对一个朋友的承诺而去学小提琴的。”

“是的。”他带点伤感地回答。顷刻之间,他好像变成一只受了伤的麻雀,瑟缩在那件大衬衫里。

那是一个爱情故事吗?什么样的女人会爱上大虫?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杜卫平靠在沙发上,一边用一条毛巾抹着刚刚洗过的头发,一边把双脚放在电动按摩机上按摩。

“你回来啦?”他说。

“嗯!累死了!”我踢掉脚上的鞋子,四处找我的拖鞋。

“你有没有见过我的拖鞋?好像老是找不到。”

他不知道在哪里找到其中一只,扔过来给我:“因为你总是把拖鞋乱丢。”

“哪里是!”我软瘫在沙发上。

“很累吗?”杜卫平问。

“今天跑了好几百米呢!”



“为什么？”

“追一个旧朋友，我们以前一起学小提琴的。”

“你学过小提琴的吗？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我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我微笑着说。

“按摩机你用完了没有？给我用。”我说。

“我才刚刚开始呢！我也很累啊！今天餐厅的生意很好，我忙了一整天。”

“给我用嘛！”我用脚把按摩机拉过来。

他踏着按摩机，说：“不行！你每次都是这样！”

我用力把按摩机勾过来：“给我嘛！”

他不肯放开脚：“是我买的，你自己不是有一部吗？为什么不用？”

“那一部比不上这一部嘛！你用那一部吧！”我踏在他的脚上。

“不行！先到先得！”他踢开我的脚。

我勾开他的脚：“让给我！”

“每人一只脚，怎么样？”他没好气地说。

我笑了：“好吧！”

“我做了日本柚子凉面，你要吃吗？”他问。

我用力地点头。

“放在冰箱里。”他说。

“你去拿。”我说。

“你自己拿。”

“那我不吃了。”我说。

后来，我还是吃了冰箱里的柚子凉面。用新鲜柚子汁做的面条，清甜得像水果，在这样的夜里轻盈了我疲倦的身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爱上了吃东西。虽然吃得不多，但是，看到美食，便会忘记所有的愁烦，觉得人生还是有无限的可能。

我的书店里，有很多关于美食的书，每天做面包，也是想让食物的味道包围着自己。将来，我也许要写一本食谱，那是我的励志书。人只要还有食欲，心里便平安了。



杜卫平已经睡了。我站在鱼缸前面，霓虹光管下，漂亮的蓝魔鬼鱼在吃食儿。它们是我从水族馆特别订回来的。蓝魔鬼鱼原产地是太平洋一带，那是我从未去过却有太多故事的地方。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养鱼。从小到大，我没养过鸟兽虫鱼或一草一木。童年时，看到杜卫平养的一条小黑狗，我甚至骄傲地说：

“我只会养我自己！”

然后，从某天开始，我养了鱼。那是我和海的惟一联系，我深深相信，我所爱的那个人，仍然躺在海里。

杜卫平是我的室友。那个时候，我把跑马地的房子卖了，钱用来开书店。书店已经花去我所有的积蓄，我本来以为自己要住在书店里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杜卫平。

“你是程韵吗？”他叫住我时，手上拿着一块木板。

杜卫平是我的小学同学，以前我常常和他打架。他发育得比我迟，四年级的时候，我比他高出半个头，所以我经常欺负他。谁知道过了一个暑假之后，他竟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但是我继续欺负他。

那时，我们住得很近。一天黄昏，我在附近碰到他拖着一条胖胖的小黑狗散步。那条小狗刚好翘起一条腿，把尿撒在电灯柱上。杜卫平充满怜爱地告诉我：

“这是我的小狗渡渡。”

“将来，我只会养我自己！”我骄傲地说。

虽然我那样可恶，他却似乎很喜欢跟我在一起。

我们曾经在男厕里打架，那一次，给教导主任逮住了，罚我们在烈日当空的操场上站立。

“你将来要做什么？”我问他。

“我想当厨师。”他说。

他家里是开粮油杂货店的，自小已经接触很多做菜的材料，他爸爸的厨艺也非常出色，耳濡目染，他对食物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然后，他问我：“你呢？”





“我要当厨师的老板。”我笑笑说。

“我会自己当老板。”他扬了扬眉毛说。

我望着他，觉得他的样子愈来愈模糊，然后，我便昏了过去。不是因为不能当他的老板，而是热昏了头。听说，我昏倒之后，是杜卫平把我抱到卫生间的，他被我吓坏了。

那天碰到杜卫平的时候，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见了，却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童年的日子，遥遥呼唤，重演如昨。年少时候的感情，好像是一辈子的。

“你要不要搬来和我住？”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他问。

8

杜卫平的公寓坐落在湾仔海旁，朝向西面。这幢公寓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外表有些破旧，因为可以看到日落，所有的破旧都变成一种品味。从他家走路到我的书店，只需二十分钟。我碰到他的那天，他正在买材料装潢房子。

杜卫平的女朋友是舞蹈员。他买房子，原本是打算和她一起住的。可是，她突然决定去荷兰念书。有两个房间的公寓，只剩下杜卫平一个人。

“她下星期便走了，到时候我来帮你搬家。”杜卫平说。

从前常常被我欺负的小男孩，没想到现在变成我的大哥哥了。

9

搬家的那天，一个女孩子开一辆小货车载着杜卫平来。

“我便是要去荷兰念书的那个人。”韩漾山爽朗地自我介绍。

韩漾山东起一条马尾，穿着一件横条背心和紧身牛仔裤，外套搭在腰间，裤子上别了几个徽章，有点不修边幅。这种不修边幅，却又似乎是花了一番心思的。这样的女孩子，在中学时代，该会是个千方百计在校服上做手脚犯校规、上《圣经》课时偷偷听麦当娜、跟同学躲在女厕抽烟的少女，任性而不甘平凡。

“他一定要我来，说是要我看看他跟什么女孩子一起住。”



韩漾山说。

杜卫平尴尬地笑笑。他是要证明他绝对不会对我有任何幻想吗？

“他大概是想让我放心。”开车时，韩漾山说。

放心？是指我的人格还是说我没有吸引力？

“其实有什么关系呢？”韩漾山说，“假如你们爱上了对方，也没有人可以阻止。”

我瞅了杜卫平一眼，说：“我才不会爱上他呢。”

“我也不会。”杜卫平朝我扮了个鬼脸。

车子停在公寓外面，杜卫平走下车，替我拿行李。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吗？”韩漾山一边关掉引擎一边问我，然后，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因为他做的菜太好吃了！我最容易爱上三种男人：厨师、摄影师、舞蹈员。摄影师是最好的情人，舞蹈员是最好的性伴侣，厨师是最好的男朋友。”

我大概猜到杜卫平在那方面的表现了。

10

“你为什么会去荷兰念书？”我问韩漾山。

“我喜欢荷兰，这个国家够坦诚嘛！阿姆斯特丹市内，红灯区和色情商店林立，风化案在罪案的比率中却很低。而且，我觉得自己的学问太少了，我哥哥可是神童呢！他十四岁已经上大学，我却不是神童，真不公平。”

我诧异地望着她：“你哥哥不会是韩星宇吧？”

“你认识他吗？”

“嗯。”我点点头。

“是旧朋友？”她问。

“是的。”

“你刚才的神色看来不像啊！是情人吧？”她甩甩那条马尾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

“是我不好吧。”我抱歉地说。